

晉書

十九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子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閻鼎 索靖子 繆賈疋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切已甚得聲譽時荀勗明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乃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固起義時以裴解為免首倫秀既誅固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且藥谷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右職田竭股肱獻納愚誠若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免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確誅秀由是

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
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
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運名亞二兄麻共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
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將軍旂娶靜少自
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為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
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兗州刺史遷平南將
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
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為公
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為上將軍領射聲學校
尉髦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為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
開國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為朝遣小息回
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

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
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子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
郎賈后恃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
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
觀為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齊萬
年反於關中眾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
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眾不為之用周處喪
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啟觀討之
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
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
在著績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
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
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此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

之遂不從衆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言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又以秀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譖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馭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

三五列傳三十

二

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顥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詎稱顥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恭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領顥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詣長安說顥令奉帝還洛約與顥分陝為伯播素為顥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顥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謂顥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顥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為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顥深憂之播乃復說顥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顥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顥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大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

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書郎後遷大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大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邠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史齊王囧輔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囧誅長沙王又以為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

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為人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顯信任李含將欲為亂召集隴上士眾以討含為名又以兵革累與今始寧身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之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為名又以商為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缺門距張方為方所破顥軍遂進又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顥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姦子昌請救於東海王

越越以顛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焉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彊所屈時彊奴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與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

三才列傳二

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又以河間王顛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顛於是沈等與顛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顛况等敗績顛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顛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固二歸反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將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是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

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遂處群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大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大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

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且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過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勅王葬曰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

莖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跋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勅符陪
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蹟
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蜀始平非所綜悉自
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且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
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
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莖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
為州都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異挾名義法外
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初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
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
退割為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為壽城郎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
為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後為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
謂孫秀白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
含為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為長史顥誅夏侯奭送齊王囹使與
趙王倫遣張方率眾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

晉書卷之三十一

軍統席遠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
梁州刺史皇甫商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
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且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
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
齊王囹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囹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
安囹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囹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
奔于顥矯稱受密詔顥即夜見之乃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
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
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囹可擒也既去齊齊成都除
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顥從之遂表請討囹拜含為都督統張方等
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囹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
欲并去又囹使權歸於顥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顥頴猶各守
藩志望未允顥表含為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為秦州刺
史含疾商茲甚復與重構隙顥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旅月復慮重襲

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孫黨顯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
奏比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謀又乃殺含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顯累遷兼振武將軍永
寧中顯表討齊王囹遣方領兵二萬為前鋒及囹被長沙王又所殺顯
及成都王穎復表討又遣方率眾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
甫嵩距之方以潛軍破嵩之眾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
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辟于十三
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
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
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又送于
金墉城方使到輔取又還營多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
而西還長安顯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顯又遣方鎮洛陽上
官已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暉夜襲已願已願出奔方乃入洛陽暉
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上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薊

五石列傳二十

還洛方遣息熙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
升三百人為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
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
哀獻皇妾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息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
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
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
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閤爭割流蘇武
帳而為馬帳方奉帝至弘農顯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為不
可帝至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
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
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等所破顯
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賊長安
富人郵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顯參軍畢垣河間冠
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

其未萌其親信郵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顛因使召輔垣
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
反為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顛問之曰
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顛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顛於是使輔送
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閣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
斬方頭顛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巽東軍可
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顛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存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
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
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
懼於此也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
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
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坦河南

晉書列傳三十一

十一

尹華會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
為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
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有用且手握疆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
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王處不如關中河
錫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
興起義眾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此道近河
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
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疇等見殺唯顛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至上
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眾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
史賈疇所逐走還平陽疇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
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
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擢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
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

琳並善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繇並綜母弟琳之
姻也謀欲除繇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
雍為氏靈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
鄉人紀秉張魁索紆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
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己校尉
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
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
焉靖與尚書曰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
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魚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
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明銅駝歎曰會見
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
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
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
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
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
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老子晉詩
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
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啟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
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鸞鷺舒翼未發若
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言胤形歛奮豐而相祖及其逸遊
盼嚮下正下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
棗融融載其華玄能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
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甘隨體散布紛擾擾以
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援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
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
倣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復心精微耽

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緄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摺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社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緄曰漢陵中物何乃多緄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朋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後劉曜又率眾圍京城緄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窮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緄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緄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緄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

正百列傳三十

十一

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辰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緄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量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顯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疋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實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尅疋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龍鬚蕩仲殺之遂迎秦主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己任不幸顛隤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禹內橫流億兆靡依之神之主于時武皇之胤唯

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繫存微大象未亂
上理開元下周謹業聘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
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紉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
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
五子鯁縷璆聿琳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琳最知名

琳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琳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
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
宰參軍除好時令入為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
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顥使張
及琳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
東以琳為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
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琳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琳有威恩華
戎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琳泣曰與其俱死寧

青川傳三十一

十二

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
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琳手
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愷帝琳遷侍中
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
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日遇厄運遭家不造
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龍靈百辟昇乃得從藩衛託于群公之上
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且替百揆傳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
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琳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
節討之破曜呼曰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
氏為新豐且君子石元為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其交苗琳
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杖其勇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
數百與琳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
承制行事劉曜復率眾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虜
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斃頭

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間艱難
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
之巨寇接彫斃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復晉宗周遭大戎而東徙有
晉遠曠狄而西遷彼旣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不哀哉皇也非真主將
繼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祖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命解
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寔賴群公鼎圖福始繼遂凶終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

周浚 子嵩謨 從父弟

成公簡

荀晞

華軼

劉豐高

孫耽 耽子柳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譽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丘威其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二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惲聞於事機而欲慎之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

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赴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鄱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賤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雅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賡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浚又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累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其不可



行殆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後後曰君之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間其本曰汝南人也後戲之曰吾固疑矣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後鄉宗後生稱誰為可甚昌曰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後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顓嵩謨顓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宗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逵坐裏髮朝士又

晉書卷三十一

二

詆毀邈二密表之帝乃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顓方貴重帝隱刃以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已心王道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誘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宜王管仲之佐齊桓襄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臣主未有憂其逼之還為國憂者始田氏擅齊月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閭弱之主乘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阡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

英奇遠績漢業美中興之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二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後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道守王廡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亦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也曷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賈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魏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通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

採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道尋獲全王敦既害顓而使人弔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恒憤憤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延潛相害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謨以顓故顓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愚誰王承等而未及顓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因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亡誰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疆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且時面啓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下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當

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况顯忠以衛王身死王事雖嵒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顯有餘責獨負殊恩為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且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欵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顯官謨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直後從父弟也父毅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蜀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且委任責成祿貲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軫上官巳等奉清河王暉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暉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蒲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為巳所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乃自馥還攝河南

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於通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且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迫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歟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主都聲靈之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峭函險澀死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禦且運漕四通先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士遷宅以享永祚臣謹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勳力以啓

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且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
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与苟晞不協
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
肯行而今頌率兵先進頌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
遂襲之馥所敗頌退保東城求救于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
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眾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
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眾潰奔
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
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宜何至於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
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
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淹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
何得為反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
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
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不能持當与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

乎帝意始解馥有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
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因
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間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任馥之
下謂馥曰楊雄為郎二世不從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
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与晞同沒

苟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
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更遷陽平太守齊王囧輔政晞參囧軍事
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囧誅晞亦坐
免長沙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為北
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
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為
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眾大震棄柵宵遁

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劭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
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潘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
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
官事文薄為異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求
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
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流涕曰殺鄉者
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
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
里牛每遣信日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其德之引升堂結
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荀晞有大
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
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
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
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成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列立功日

晉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一

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眾
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
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放等共誣陷晞晞怒表
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曰言曰司
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
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
州稱己功伐陳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
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
斬藩桑走降喬助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
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
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
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躬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
龍階亂於三魏存食畿甸復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交豫害三刺史
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埋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

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
尅今日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暉陳季舒
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
衛關之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
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无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祖
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將皇家宜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
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
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
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
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
城夜走疑追至東山部衆皆降疑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梟得數千人
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
王越得以宗日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
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綏播太

五曰列傳二十一

僕繆胤黃門侍郎應詔比自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
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復喪州郡
王涂地隔方貢乖絕宗廟闕丞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
馥豫州刺史馮嵩前比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
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礼而滔貌等劫越
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
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塗炭巨難憤滿守舊
東嶠自奉明詔二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
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与日共尅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
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自聽越還國
其餘逼迫且蒙曠蕩輒爲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闕弘步
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
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
剝公主殺生賢士悖乱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

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
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
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惶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
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中丞
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
虐亂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
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咸阜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
廷書遂大構嫌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
瑁為兖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
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
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日甚
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舡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
千斛以迎帝朝日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
及和郁等東奔晞率群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

晉書卷三十一

子大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
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
虐縱情肆欲遼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
家聞之乃輦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
將為國家除暴閭亭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閭亭何
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
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
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
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
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龍襄蒙城執晞置有為司馬月餘
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
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
東海王越牧兖州引為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

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且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樓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豈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夫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紛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讐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

晉書列傳三十一

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潛軍襲軼軼眾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齊江破武昌還授柴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眾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囧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囧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囧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囧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鄉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

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罔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
敢忤首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
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
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
承制轉喬安北將軍與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
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
間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
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眾救虓未至而虓敗乃與
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入蕃以檻車載之
據考城以距虓眾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顥進喬鎮
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
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
伯當官而行同將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
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忿甘為

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且俯就况於換
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
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
哉今天下紛紛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弘實闇劣過
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此
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
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
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
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遂范陽當討之
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
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勦力致命之
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
齊桓救射鈞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
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

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巨節吾州將必輸馬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巢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耻同濟自為蠹室夙負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峒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臣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剋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

晉書三十一

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亦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肅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曰許昌人內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大將軍諡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二愍帝未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溢著績桓玄耽女壻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懈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

解可謂書麓矢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喬弟義始安太守義子成丹楊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忠存諒直
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庸而宜祖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孫心宸
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如其顯戮豈不哀哉尚若違左社於伊川建右
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粟縱
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復俾我悖其此之謂
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
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材才理爰登忠貞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馥亦勤
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威名克舉貪虐
有開忠勤未取

劉琨琨子羣 琨兄輿 祖逖 兄納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无不傾心石崇歐陽律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琬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篡為皇太子琨為琬詹事三王之討論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

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頌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嶮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方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

思此州雖云邊朔實近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隰北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亡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珉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无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珉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珉撫循勞徠其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珉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雜大之音復相接矣珉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珉珉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其家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執珉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珉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珉除潤珉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珉表弟猗盧為代郡公与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以珉侵亡之地數來擊珉珉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珉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珉不之察便殺之珉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華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浚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卿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廌門烏丸復反珉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浚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珉父母並遇害珉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珉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珉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珉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珉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猷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陋

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河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滎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有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効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士永慕忠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敬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虧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輿易已彰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无殄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目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聘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无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蒙擢拔遂授上將位

列廿一

三

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伯李而成公塔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覩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冠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珉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大羊馮陵輦輶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商陽王保太尉梁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繇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崑函無虞劉之敬言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无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執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敬言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衍成卒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先者所授存者唯臣是以

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關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稔督聰之誅進討則勒龍來其後進退惟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斬佈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无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没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與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蜀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因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勒先

列廿二

四

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之炎卓琨窮感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契王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二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今報曰豺狼肆毒存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志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并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啣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眾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

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
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
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將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
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
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
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
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懼誅與琨左長史
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
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
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
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
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
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
五賢小白相射鈞能隆二伯王安問黨與離中夜撫枕歎相與數子遊

吾衰以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无憂宜足悲獲麟西狩
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
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琨詩託意非常摠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明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
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
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
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
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
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
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
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
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疆當
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

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
惠帝擾攘之際值君若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
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變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
此琨効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
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敝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
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
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
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患亮奮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墮身死
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
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
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
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
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
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
阼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巨績澹以章綬
節傳奉還本朝与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
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
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
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
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
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韶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
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春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
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兄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
甲裹袴陰圖作乱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
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比自馮向琨
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
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保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馮朝廷
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

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臨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躡亂亡之際夾有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恩廝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與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有猛獸藜藿菴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殲介此又華夷小

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歎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究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王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帛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茄賊又流涕歎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

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權心及琨為匹碑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
餘眾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
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
絕與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為末波
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
皆優禮之以羣為中書令至丹闕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
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
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郎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
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辟室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
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恭恭與秀不協復以輿為散騎侍郎齊
王冏輔政以輿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為潁
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
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令聚兵眾輿兄弟昔因趙王婚

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已為惡
日滋輒用荀晞為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
征東大將軍准各勒首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
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
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
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輿為征虜將軍
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
而銜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
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
酬接即以為左長史既摠錄以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
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
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
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謀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
殮輿便媾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雋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

劾奏越不問輿而免雋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尉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鸞與騎救之季龍走隨鸞屯厭次被害弟胤為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掇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掇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劼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驃騎將軍

祖述字士稚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

晉列三十一

九

太守述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述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母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述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示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述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桀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囹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述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述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述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述以社稷傾覆常

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嚮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鳩王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大丘樊雅遣眾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趨逖幕軍士

列三十一

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眾追討而張平餘眾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眾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眾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眾附石勒逖率眾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挑豹等守川故城任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

米謂述士衆豐飽而胡成饑又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述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述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述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成漸戚足候騎嘗獲濮陽人述厚待遣歸咸感述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述勒又遣精騎萬人距述復為述所破勒鎮成歸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述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述節度述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因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茲父老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述威德詔進述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

臯縣脩述母墓因與述書求通使交市述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述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以前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述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述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述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閔率衆築壘未成而述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述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述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述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述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
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
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段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
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囧建義趙王倫收囧弟北海王寔及前黃
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囧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
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
諮祭酒納好弈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對曰我亦忘夏耳
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
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游官四
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
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
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况國史明
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
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

列廿二

一二

府安可不置因卒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沉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
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
問記室叅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
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
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
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已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
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
歎納有鑒裁焉温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
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
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
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
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
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為清

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死以對卒於家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與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負亂者矣及金行中毀軋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御鯨鯢之鈇推心異類音終幽圜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炎星告豐等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躡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

十三

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浚族子該

郭默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為荀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又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又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又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略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眾就食平原為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疑叟相侵掠疑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疑疑懼求和俄而匹磾率眾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眾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眾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摠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

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
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无所保
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无感不蒙慈恕言
歸遺晉日仍荷寵授折言尺忠節實无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三三其趣者
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盖惟天
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
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風而况囚乎使囚者具即偽不得早叩天門者
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豐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延之
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
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爲
勒所執身灌園粥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具高人矣不如是
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
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

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與竺緝等悉見
獲惟存得潰圍南奔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
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
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
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
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
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
汝南太守袁孚率衆脩洛陽千金竭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
奔陽城衛將軍華蒼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
蒼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蒼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
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
率大衆襲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
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其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

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尺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二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无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声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二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祭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祭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半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

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萊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家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眾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眾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之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堦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堦石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

列傳三

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為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公龍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平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勸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念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眾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眾南走將歸朝廷眾皆遁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蹇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

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龍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眾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

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眾離散懼琨圖之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比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遮文鴛以新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今眾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之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我狄父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鴛罵曰汝為寇虐父應合死吾兄

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前捉文鴛文鴛戰自反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其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訖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節即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路被害文鴛亦遇醜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巨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哥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

晉書卷三十三

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入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儼儼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儼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吏河間王顥敗亂之際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破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眾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眾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咸悅襁負至者漸眾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季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各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已浚得眾率眾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進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

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後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龍奔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饉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日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忿戰敗矩轉威弱默深憂懼解印綬其衆軍於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

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與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為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賢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參佐張滿等輕默裸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器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煒女為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脫不与因与胤滿有隙至是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

晉列三十二

八

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推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且門開襲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計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宝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道擢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郢嶽馳白太尉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眾討默上疏陳默罪惡道聞之乃收胤首詔覆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

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
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
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貫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拔迹危亡參陪
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礪本自遐方而係
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
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礪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遠
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推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
礪勁烈墮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列傳第三十三

